

標題：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 - 我讀我見（3） 投稿人 楊緒東

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 - 我讀我見（3）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楊緒東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甘為霖牧師與台灣當地的工作人員。

(photo source: 《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一書，甘為霖牧師與台灣當地的工作人員)

燒祖先牌位與驅魔儀式，是好、是壞各有見解，但是很明顯的可以看到，當時基督教會，對台灣人信仰的強力介入。

另一件和岩前之旅有關的事也很值得注意，一些下定決心要信主的人，公開地摧毀偶像、祖先牌位和偶像的畫像，決定要與耶穌的門徒共生。他們的名字和當天的日期都記錄下來，對於他們正確的選擇，如果他人產生疑問的話，可以以此來做證明。至於那些木製的神像，有些已年代久遠，便遭到破壞，或被拿到外面放在屋前空曠的地方。約有三十位弟兄聚集一堂，一同唱著耳熟能詳的聖歌。禱告的時候，在我們前方點起的蠟燭很快就燃燒成灰燼。之後我們對那些天性純良的民眾講述，要得救，唯一的方法就是透過基督的鮮血，引導放棄崇拜偶像的門徒，對上帝產生信仰，並下定決心，如果沒有神的恩典，就永遠無法進入神的國度。

甘為霖(Rev. W. Campbell)原著、許雅琦、陳珮馨譯，2005，&rdquo;成為教堂的一員&rdquo;，《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前衛，台北市，pp.73-75。地方黑道勢力，以土匪方式逐漸壯大，燒、殺、擄、掠，無所不為；清廷官員與黑道掛勾、收受不義之財，死的是善良百姓。

我們一行人在禮拜二早上，動身前往頭社，當天晚上抵達白水溪。途中經過四個市鎮，我們也舉辦露天的集會。我們停留最久的地方是在店仔腳，在那裡，我們見到了吳至高，他非常富裕，是個半漢族混血的強盜，靠個人強勢的性格還有部下的幫忙，不斷掠奪鄰近的農村，才獲得現在的權勢，據說他有兩百個持有武器的部下隨時待命，政府對他的所作所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常常會對台灣府呈上厚禮，而政府對這個這麼強勢的逆賊，也無法可管。

甘為霖(Rev. W. Campbell)原著、許雅琦、陳珮馨譯，2005，&rdquo;成為教堂的一員&rdquo;，《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前衛，台北市，p.72。

二十七日，我離開白水溪，隔天抵達我們在頭社的教堂。一個小時之後，兩個白水溪的基督徒猛然闖入，說前晚有好幾個弟兄家裡遭到攻擊，女人受到嚴重的刺傷，情況危機；六頭牛走失了，房子被燒毀，許多人家的錢財、衣物、廚具，都被搶奪一空。他們還說，雖然搶匪的臉遮起來，但所有被攻擊的人都一口咬定，搶匪來自店仔腳。那位身受重傷的女生清楚地認出其中一位襲擊者正是吳至高的手下。

甘為霖(Rev. W. Campbell)原著、許雅琦、陳珮馨譯，2005，&rdquo;白水溪的驚險逃脫&rdquo;，《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前衛，台北市，p.79。

午夜之後，我聽到有人跨越圍繞教堂的籬笆，閃爍的火影包圍了房子。我嚇了一大跳，馬上跳下床，發現屋子已經著火了，我透過竹窗向外看去，發現一群凶猛的暴徒正在放火燒教堂，還燒了房子的屋頂。光看那一眼，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吳至高的手下出來掠奪了，他們看起來就像惡魔一樣，臉塗黑，手上拿著長刀，他們看到燃燒的教堂，四處掠奪。我向外面大叫求援，渾然不知那些住在其他屋子的弟兄和牧師聽到遠處狗吠的聲音時早就逃跑無蹤了。

甘為霖(Rev. W. Campbell)原著、許雅琦、陳珮馨譯，2005，&rdquo;白水溪的驚險逃脫&rdquo;，《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前衛，台北市，p.80。

我猜想他們大概不敢攻擊外國人吧，所以想從中間的房間逃出去，但是有一支長矛一直指向我，使我無法離開，我只好用手裡的中國毛毯來抵抗。我大叫說，如果他們不停手，英國領事館就會對他們施以嚴厲的處罰，但我得到的回應，只有刀和長矛不斷的揮舞，刺進我的毛毯。我撤退到牧師的房間，有十幾個膽小的懦夫硬是追著我，他們很怕單獨到更狹小的空間來追我。他們用長矛刺門，開始破壞我右手邊的木板牆。我站在床邊，一根長矛探擊距離我心臟一吋的地方，另一個人狠狠地刺傷我的腿。

甘為霖(Rev. W. Campbell)原著、許雅琦、陳珮馨譯，2005，&rdquo;白水溪的驚險逃脫&rdquo;，《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前衛，台北市，p.80

房子充滿了煙霧，乾草屋頂燃燒起來，教堂被火焰吞噬。我的小房間被燒成灰燼，著火的竹欄散發的熱氣不斷擴散，竹子發出像射子彈一樣的聲音。那些住在中屋的人撤退到外面去，我試圖跟隨他們逃出去，但裡面的煙霧和熱度使我快要無法承受了。我看到門裡的景象，非常嚇人，目光所及只看到火苗和煙硝包圍了教堂，這群人決定要站在外面，手持尖刀和長矛，等我自投羅網，他們的行為真的很邪惡。我往內衝，在挖洞往後逃的時候，我手腳受傷了；當我逃命時，有人從窗裡丟進了一個

火把，乾草鋪的床馬上就被燒成一片火海。

甘為霖(Rev. W. Campbell)原著、許雅琦、陳珮馨譯，2005，&rdquo;白水溪的驚險逃脫&rdquo;，《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前衛，台北市，p.81。

事已至此，我幾乎就要放棄了，我向上帝禱告，我知道祂就在我身邊。我使出最後的力氣，向外衝去，心想我一定會被刺死。但出乎意料，他們整批人都往右移動了，因為風勢越來越強，他們受不了燃燒教堂帶來的煙霧和火焰。我身上只穿了睡衣，便跳出門外，爬下左邊的築堤，在穿越尖銳的籬笆時，受了嚴重的擦傷，最後，我掉下了陡峭的河岸，有一、兩分鐘的時間失去了意識，又因為夜晚的寒氣，使我忍不住打起寒顫。

甘為霖(Rev. W. Campbell)原著、許雅琦、陳珮馨譯，2005，&rdquo;白水溪的驚險逃脫&rdquo;，《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前衛，台北市，p.81。

白水溪新派來的信差告訴我們，嘉義縣令知道以後，大發雷霆，帶領了兩百位士兵前往店仔腳。他還說吳至高派人敲鑼打鼓，並且召集部下，聚集成強大的勢力。同時，我一想到可憐的弟兄，還是忍不住心酸。我深受擦傷和夜行之苦，我的手錶、衣物、還有身上的東西，都被弄壞了，那些匪徒的目的，不是搶劫，而是要謀殺。的確，後來悔過向善的突仔(Thuh-a)這位聲名狼藉的首領說，吳至高曾答應過，如果他們帶回我的頭，就給他們一人一元。

甘為霖(Rev. W. Campbell)原著、許雅琦、陳珮馨譯，2005，&rdquo;白水溪的驚險逃脫&rdquo;，《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前衛，台北市，p.82。

當時的官場文化與KMT相當，其等作風，與現時ECFA、MOU、美帶骨牛進口之「愚民方式」，皆如出一徹，人民只好自救，官場就是秀場，對甘為霖這種人，當官的人沒有利益共生價值，會讓其自生自滅。

我們十三日抵達嘉義，幾個小時後，我收到縣令大人的公文，提到白水溪事件。信上說吳至高的四個手下現在正在坐牢，當地人收到一百元的賠償金，也發出兩份正式聲明，表明基督教是好的，同時也不准騷擾基督教的信徒。

甘為霖(Rev. W. Campbell)原著、許雅琦、陳珮馨譯，2005，&rdquo;另一趟往北的旅程&rdquo;，《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前衛，台北市，p.84。

到竹崎(Tsu-chip)這個大城，我原以為在那裡有機會可以進行露天的講道。但是，我們卻很失望，因為當地充斥著粗魯的廣東軍人，他們等待其他人前來山區修路。我們聽不懂他們所操的方言，他們的行為也相當粗野，所以我們只好待在室內。林杞埔和竹崎的居民來自於泉州，兩地人民對我們都很友善，也專心聆聽我們講道。林杞埔距離嘉義市只有一天的距離，再往北一天多的路程，就可以到距離埔里社十哩內的水番。

甘為霖(Rev. W. Campbell)原著、許雅琦、陳珮馨譯，2005，&rdquo;另一趟往北的旅程&rdquo;，《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前衛，台北市，pp.85-86。

我一度感受到死亡般的寂靜，我們三人可能會被砍成碎片。但是，由於其中一位同伴在巴西和許多太平洋島嶼當過學徒，他知道怎麼和蠻族打交道。我們的美國朋友 史提爾先生(Mr.Steere)，身形高大，約有六呎高，沒有一絲害怕或膽怯的樣子，他是個射擊高手，他看著我們，站起身來，撿起幾片樹葉，放在十二碼外的樹上，回到他剛才坐著的石頭上，舉起他的左輪手槍，瞄準葉子連射六發，然後馬上坐回原位。結果，霧番人彷彿觸電般地震驚，他們的震驚和訝異是我前所未見的。他們被命令要往前走，也照做了，直到他們消失不見，留下我們平靜地完成旅途。毫無疑問的，透過神的旨意，讓我們的美國朋友在這樣的情況下救了我們一命。

甘為霖(Rev. W. Campbell)原著、許雅琦、陳珮馨譯，2005，&rdquo;霧番獵頭族&rdquo;，《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前衛，台北市，p.94。

(未完待續，撰於2009/11/12)

延伸閱讀：

[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 - 我讀我見\(2\)](#)

[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 - 我讀我見 \(1\)](#)

[Hsutung's BLOG](#)

[楊緒東專欄](#)